



中國傳統文化中，琴棋書畫原為雅事，而今復古風勁吹，琴館林立習琴者眾，古

琴卻淪為京城「新四大俗」之一。對此，知名古

琴家陳雷激深感惋惜，「古

琴終於迎來了春天，卻為各種經濟利益所『綁架』，惟恐幾番熱鬧過後，都是過眼雲煙。」在他看來，琴技易學，良師難覓，每年音樂院校畢業的古琴專業生寥寥無幾，才令諸多不通樂理的「營銷大師」充斥市場，誤人子弟。「會計、律師都要上崗證，教古

琴難道無需上崗證嗎？」他希望，未來有能力興辦一所古

琴學校，悉心培養嚴謹、專業的古

琴老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片：本報上海傳真

# 知名古琴家 陳雷激：當古琴被「綁架」

1967年出生於上海音樂世家的陳雷激，9歲起就師從古

琴演奏家、教育家龔一，12歲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

中古

琴專業，直至大學畢業。此後陳氏旅居法國，學習鋼琴、作曲及指揮。在歐洲期間，陳雷激先後舉辦了近百場個人古

琴獨奏音樂會，並與西方交響樂團合作了古

琴協奏曲《琴韻》、《靜音協奏曲》等作品，《梅庵琴譜——陳雷激古

琴獨奏專輯》還榮獲2005年法國 Charles Cros 基金會評選的「世界音樂最佳演奏唱片獎」。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陳雷激擔任古

琴獨奏，中華文明「畫卷」在清麗曠遠的琴聲中徐徐展開。今年其受邀上

海書展，以「中西方時代話語與文化認同——古

琴對話新音樂」為題作講座，並接受了本報專訪。

「學琴學古

琴，開店開會館，學佛修密宗，喝茶喝普洱」在坊間被戲稱為京城「新四大俗」。在「土豪圈」，擁有一把幾萬至幾十萬元的好琴，還是「門當」必備良器。不過，古

琴愈熱，學琴愈難。遑論高到離譜的琴價，動輒數千元的學費，卻往往只能拜師於學藝僅一兩年

的「速成品」。學琴半年即開始授徒不算什麼，若再學上半年，甚至有人還開出琴館，以館主兼琴家自居。若是多金，倒亦有可能叩開「名師」之門。據稱，有「名門」立下「拜師法則」，即需從「師門」先入一把數萬元的古

琴，方可開談收徒事宜。

自小一板一眼研習琴藝的陳雷激，自然對此十分不解。「連樂理都不通，怎麼當古

琴老師呢？」他反問，「現在各行各業都講究有上崗證，教授古

琴也得設置個門檻，自己都不會彈，盡胡侃中國文化，這不是誤人子弟嗎？」他並慨嘆，幾十年前習琴時，從未有入料到會像今日這般炙手可熱，可惜古

琴雖迎來了春天，卻為各種經濟利益所「綁架」，惟恐幾番熱鬧過後，都是過眼雲煙。

## 傳統文化只有「市場」沒有「貨品」

「國人重視傳統文化，但卻只有市場沒有『貨品』，那麼多人想學習古

琴，真正會彈琴的人不多，就一定有渾水摸魚之徒，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正經教學，滿腦子營銷策略，現在是商業社會，越是營銷出色就越有商業收穫，越有收穫就越有資本進行下一輪的大規模營銷，最終愈來愈有話語權，牛頭不對馬嘴的言論，都被奉為金科玉律。」

在陳雷激看來，現時科班出身的古

琴老師，數量少得可憐，「我上學的時候，同一屆中只有我一人學古

琴，直至現在都沒多大改觀，每年中國音樂學院招收一名古

琴專業生，中央音樂學院略多招收四名，上海音樂學院招收一名，難道弘揚古

琴就靠區區幾個人嗎？」他希望自己可以開設一所古

琴學校，讓更多有志於學習古

琴，卻無處可學的人，得到科班教育。他並透露，正與其他專家聯合編撰古

琴教材，並收錄了諸多新練習曲，兼顧專業與非專業的學生，「優秀的鋼琴教材卷帙浩繁，反觀古

琴教材又有幾本？」

陳雷激認為，與其他樂器相比較，古

琴並不難學，關鍵是要掌握正確的彈奏方法。於初學者而言，學琴前則應先解決「音盲」問題，可通過參加合唱團或是先習鋼琴，掌握音準與節奏。他提到，自由與嚴謹原是辯證統一，古

琴的自由並非散漫，更應建立在嚴謹的基礎上，惟有恪守規則，方能體現自由的魅力，「心手合一」的前提，當是正確熟練的演奏。若再更上一層樓，就應用心感受音樂的律動。「節奏與律動不是一回事，律動是音樂的表情，」他說，現在通用的古

琴記譜法，減字譜加上五線譜其實無法體現音樂的律動，倒是更古老的文字譜中，可以讀到音樂的表情，只是《碣石調·幽蘭》已是中國現存唯一的文字譜。

## 練的都是「童子功」

至於彈琴，則是簡單不過的事，沉下心演奏即可，是好在壞用音樂來說明問題，「彈琴前有人要更衣，有人要焚香，但我不講究這些，在家還常常穿背心，甚至是赤膊彈琴，對有些人來說，形式或許可以幫助內容，但我不需要這些。」

陳雷激可謂是龔一的開門弟子，當時30來歲的龔一，此前並未正式帶過學生。陳爸爸與龔一是同事兼好友，當時陳、龔兩家又是鄰居，過從甚密，龔一常常上陳家做客。陳雷激笑稱，從小便畏懼龔老師，「他吃豬骨頭，居然能把骨頭咬碎，我當時立刻受到了『驚嚇』，於是再頑皮時，父母就會用上『殺手鐮』，『再不聽話，龔一叔叔就要來了！』」

與大師為鄰，結緣古

琴也便順理成章，「小時候我十分好動，人如其名『雷激』，父母想讓我學比較安靜的樂器，便相中了古

琴。」陳雷激回憶，龔老師從五線譜開始教學，還編了很多練習曲供他練手，直至很多年後，才發現由龔老師主編的教材中，這些練習曲亦列其中，「原來龔老師是拿我『練手』呢！」談及亦師亦父的龔老師，陳雷激仍然充滿感激，「我一路跟龔老師學琴，自小一直到大學畢業，琴技都是他手把手教的，練的都是『童子功』。」



■陳雷激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獨奏古



■陳雷激受邀上海書展，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陳雷激在化妝。有人將陳雷激的特點總結為「新體新用，融古會古今，貫通中外」，古

琴與西樂的結合，早在陳雷激旅居法國期間，就作過諸多嘗試。

■陳雷激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獨奏古

琴，中華文明「畫卷」在清麗曠遠的琴聲中徐徐展開。

# 沒有革新 就沒有生命力

於古

琴、書畫等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古

拙」歷來是鑒賞家評判優劣的重要標準之一，故大膽革新往往招來非議。陳雷激坦

言，他無意卷入「追古」還是「創新」的爭議，有些事情並無好壞對錯，只是大家經歷不同，認識亦不同，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歷、理解，作出自認為正確的選擇。但在他看來，古

琴沒有革新，就沒有生命力，任何嘗試都值得鼓勵。

「如何追古？難道大家知道古人是怎麼彈奏的？」陳雷激說，從來沒有人在老曲老彈，甚至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彈奏風格都會有變化，「我們總是為古

琴3000多年的歷史自豪，而鋼琴的歷史才幾百年，但有着3000多年歷史的古

琴，彈奏來彈奏去就是這麼幾首曲子，才幾百年歷史的鋼琴，優秀曲目卻是多到一輩子都彈不完，這又如何說得過去？」

「沒有革新，就沒有生命力，對古

琴來說也是如此，無論是老曲新彈，或說為古

琴創作新的曲目，都是值得鼓勵的嘗試，」陳雷激指，一些古

琴新曲目，還引進西樂元素，

例如與爵士、流行樂、甚至是與西洋樂團結合，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怎麼成功的例子，「但若不嘗試，如何知道好壞？」據他透露，由其親自譜寫的古

琴協奏曲《太古遺音》於西安首演後，目前正在加緊修改，預計明年即可演出新版本。

「全球化的時代，西方或是東方，無需涇渭分明，音樂亦在互相融合，只是看誰的作品，融合得更好。就似古

琴之前按地域劃分許多流派，如廣陵、梅庵，但如今四通八達，今日在揚州，明日就可能在山東，所以派別的概念亦逐漸淡化了。我覺得現在甚至不存在古

琴派別的概念，流派之間早已高度融合。」

古

琴與西樂的結合，早在陳雷激旅居法國期間，就作過諸多嘗試。1993年，他就曾與熱衷演奏中國當代作曲家作品的荷蘭新音樂團攜手合作。當時，新音樂團委約中國著名作曲家羅忠鎔創作了一首古

琴協奏曲《琴韻》，陳雷激的新穎演繹使得荷蘭新音樂團對這種來自中國最古老的樂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此後，樂團於1996年又特別委約另一

位中國知名作曲家陳其鋼，為陳雷激量身訂做了一首《靜音協奏曲》，將中國古老文化精髓與西方現代藝術完美結合。

據陳其鋼所言，《靜音協奏曲》運用新奇技術，探索古

琴演奏極限，取名「靜音」意指古

琴音樂大音希聲、清微淡遠。有了是次愉快的合作經歷，日後更促成了陳雷激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緣分。彼時擔任京奧音樂總監的陳其鋼，毫不猶豫邀請老友前往助陣。

有人將陳雷激的特點總結為「新體新用，融會古今，貫通中外」，與陳氏早年在法國的經歷密不可分。他回憶，80年代原是受「出國熱」鼓動，赴法學習西樂，因彼時古

琴在國內境遇不佳，除了留校任教外幾乎難以藉此謀生，「法國藝術氛圍濃厚，對中國音樂等『舶來品』亦是坦然接受，並將我視為古

琴演奏家，為了維持在法國的生活，學習之餘我也四處巡演。」十多年內，陳雷激大大小小的巡演有百來場之多，若在國內這幾乎無法想像，因為即使是龔一等最知名的古

琴家，上世紀80、90年代的演出機會亦是寥寥無幾。



■龔一（左）與陳雷激



■陳雷激9歲起就師從古

琴演奏家、教育家龔一，練的是「童子功」。